

伴著鑼鼓喧天，兩支唢呐奏起激昂的首首樂曲。窗外傳來眾親友的談笑聲，猶如熱水沸騰了一樣，在熱鬧的情境下顯得如此的協調。只有我，寂默地坐在陌生的床上，眼前盡是一片殷紅。

尤記得初次聽見唢呐的樂聲還是在五伯爺的白事上，那帶動人情緒的大嗓門就莫名使我很感興趣，當時才二尺餘高的我問阿娘「能不能天天聽唢呐？」阿娘告訴我，唢呐一響，不是紅事就是白事，不能隨便聽；待我嫁人那天，想怎麼聽就怎麼聽。忽爾響起的吱呀一聲打斷我的思緒。腳步越走越近，越走越慢，我的身子不禁微微發顫，時間也被走慢了似的。一雙寬大的鞋走到我跟前，一柄秤桿挑起了那抹殷紅，迎著一雙龍鳳花燭與稀疏的兩三盞油燈，我終於第一次遇見這個我將要共度餘生的男人。

他魁梧，高大，手臂比我的小腿還要粗上兩圈。當初父母為我說了這門親事，或許也是存了看上了人這副強健體魄的心思，畢竟在村子裏，能多一個強壯的男人幫襯著那可比沒有的要差得遠了，再說，阿勳工作勤奮爽快，是村子裏最能賺錢的年輕人，又不愛到處拈花惹草，跟著他我過得總不能太壞——阿娘是這麼說的。

但任阿娘怎麼誇，眼前的男人對我而言依然是需要下意識地抱懷警戒的人。他從桌上取了些物事，跨著大步又重重的坐下，側坐在我旁不過咫尺遠，嘴裡氣味就在呼吸間盈滿了我的鼻，那烈酒的微醺與肥肉的油味，混雜他身上的汗味，這陌生的氣息使人心生出莫名的反感。

窗外仍然響著唢呐，仍然人聲鼎沸。

伴著他手中欲遞給我的一個酒杯，無不提醒著我：他，就是你從今以後的夫婿。

我臉上掛著自以為故作羞澀的淺笑，笑出一個比哭還難看的苦笑，以我的手，環過他的粗手，狀若欲求解脫似的閉眼灌下了那一口交杯酒。龍鳳花燭似應景又似同情，落下了兩滴燭淚。

燭火搖曳，閉眼一瞬，好像又回到了那個秋夜的溪邊。

那夜，我帶上了兩個杯子，去赴那個決定我生死的約。那溪邊是我和洄相遇、相知、相愛的地方。一次，他的一筐書忽然就落水了，恰巧我在洗衣，便為他將書筐撈回來。他也不走遠，就在旁邊心疼的將書曬乾，等書曬乾實在沉悶，洄就教我一些書中的內容，聊作解悶。一來二去的，我們就逐漸熟悉了。

洵就像世界上另一半的我，我也像世界上另一半的他。我閉上眼就能描繪出他文弱但堅定的身軀、他纖瘦卻有力的，握筆的手臂、他眼睛、鼻子、嘴巴的弧度，甚至是那堂秀氣的眉毛的長向。我們曾共臥在那一片土地上，在繁密的樹蔭下將此生可以談的任何話題都談過：談人生的意義，談詩歌，談星象與月亮圓缺，談九章術，談浣衣如何洗得乾淨，談我們未來的打算……可我忘了，是我忘了，我們卻唯一從未談論過，要如何面對世俗、到萬不得已時，要選擇對方還是世界。

於是那天晚上，在接到婚約後，我偷偷帶著兩隻酒杯奔赴到溪邊，若他願意，我們就在此喝下交杯酒，自此天涯海角我都隨他去。拋下老家，拋下舊友，我可以拋下一切，若他願意。

但他只是抱住了我。他抱住我，好像要把我揉進他的骨血裡，卻連那一杯酒都不願喝下。

他說：「家裡也給我說了一門親事。父母養育之恩難報，請原諒我無法拒絕。乖。我們遲早要面對這一刻。就讓過去成為一場美夢。」

心頭上忽然湧起一陣晦澀難解的情緒，既酸又苦，是失望、是陌生、是自嘲，自嘲過去的年月裏竟還未真正地瞭解他、自嘲巴巴地帶上決意予赴約而洵只當是，胡鬧。可是洵呀！你握我的手說著「在天願作比翼鳥」時雙眼中閃著如此堅定的光，就好像只有我是你眼中的光似的。你呼出的氣息也散發著甜蜜，空氣也瀰漫著甜蜜……而這刻卻是盡成了笑談，曾經的溫情在此刻只成了挖空我心臟，凍結我四肢百骸、凝固我骨血的存在。

風依舊清涼，人兒依舊溫柔，手中的觸感依然真實，但內心的空洞也是真實存在的。一切依舊，但又不一樣了，這樣陌生的怪異，透著夢境般的不真實感。若真是一場夢那該有多好？

我好似，從未認識過正與我耳鬢廝磨的這個人。每個字我都懂，但拼在一起，不知為何就不懂了。曾經的山盟海誓，敵不過父母的一句命令，再甜蜜的幸福，敵不過世俗的一記冷眼。若逝去的年月可只當作一場美夢，那我又該找誰來賠償我們餘生的惡夢？父母嗎？社會嗎？世俗嗎？

這是一個陌生的世界，這是一個陌生的房間，房間中這個陌生的男人，正持陌生的世俗人情作令箭，向我衣領伸出他粗糙的雙手。嗩吶仍奏著、響著，這是紅事，也是白事。

或許，我們仍會無奈地熟悉，就像無數對過來人一樣。我順從地倒下。